

善光寺繁昌記

長尾無墨編輯

二編

ル 4
3765
2



3765
2

長尾無墨編輯

二編

善光寺繁昌記

長野書林 松葉軒梓

千家秋葉生



萬匝磨石獨瑞

信之善光寺。余舊遊之地也。佛之靈跡。地
 之繁盛。聞見已熟。此書雖未繕。其所以
 略可知焉。因書唐漢一辭。以置卷首。蓋
 海內名區。可題此句者。獨有善光寺。而此
 書之所以名。亦必在于此。

明治戊寅之春 湖山醉翁主恩題



五郡一守之千室
 操千室之千室



湖山醉翁



書之所必名。亦必在于此。

明治戊寅之春 湖山醉翁主原題



五郡一室之千丘
 操千言出半山
 平林向野更手於
 海部最都如島
 以心 訪佛
 燕尾川併野
 流水有如此
 浮海有能望之十
 里却是沙中第
 乙橋 無名堂
 戊寅之月為
 主原先生高濂
 在佛心齋



夢曰死
 仙因活
 仙頭
 德者往
 女在英
 芝之茶
 店淺草
 之揚子
 屋是其
 一證也

善光寺繁昌記二篇

堂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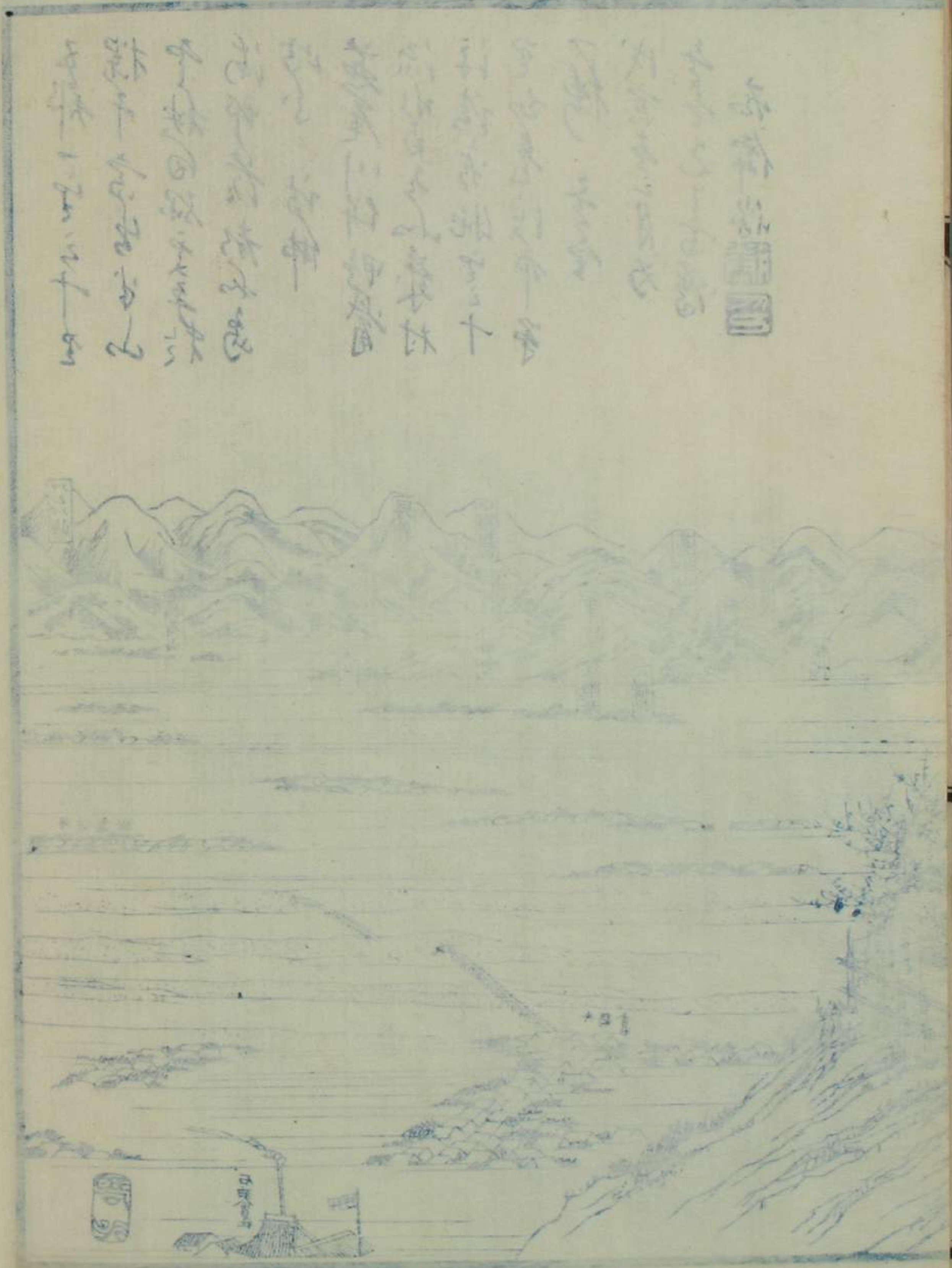
長尾無墨著

維新以降天下之佛寺除名區靈場之外殆屬冷索朱
 樓銀閣變為桑茶之園者蓋不為少矣獨善光寺不然
 宏壯依然賽客年增月盛加之縣廳所在之地而人民
 輻湊其繁昌頗可記也三門之下橫街曰元善町此地
 素荒涼惟有石仙耳近歲起人家有酒樓有茶店曰濱
 松曰此花亭曰伊勢曰小栗曰高野曰紀伊明治八年
 三月官准妓之售技於是置妓吳姬越女掛其名曰某

善光寺繁昌記

二篇

一



善光寺繁昌記
 長尾無墨著
 此圖為善光寺之景
 畫於明治八年
 三月官准妓之售技
 於是置妓吳姬越女
 掛其名曰某

賦曰文
字亦有
手段

曰某各樓絃歌海湧近聞極樂淨土之涅槃移枕藉於
善光寺如來門巷遊客雜踏彼買醉於賽此引遊賽是
何等因緣予謂此樓々繁昌如此蓋活仙出現之異驗
也

南天燭僅三尺屏內梧竹蒼々掩映柴門苔石參差蓮
步可試有一室扁曰此花亭前院與後樓相對峙此街
中巨擘者也設浴室皆雅潔不似尋常混堂置且穢冬
暑之日夾涼可膚風雪之日可以融凍客未必浴々罷
不飲則不快遂飲々而無妓則不娛遂聘妓可謂釣遊
客有手段美尋常混堂不許男女同浴偶看妓於隣室

菱曰僕
曾與僧
其共浴
于西京
茶町混
湯會妓
妓數輩
未同浴
其室氣
相親不
敢出湯
池忽然
悶絕僕
驚昇之
出灌水
稍時漸
蘇而其
赤罷則
始終有
怒氣不
獨其人
生死古
人有言
曰死不
徒其謂

猶隔靴搔痒之想此則男女或同浴所謂內湯者而遊
客貪不投錢而浴之廉且潔不知却有倒囊之機穿也
曾聞一奇話為看客博一笑一夕有客浴妓而三輩未
同浴肌與雪肌靴脚與玉脚交丹鼎可接綠草可摩妓
須臾出客恍惚赤龍蹴波暮然有聲無由出獨在湯中
多時只嘆息已

一妓自東京來年紀二八異樣都風應接不敢彌縫有
田舍漢醉心挑之欲強折枝妓厭其鄙野拒之道咄何
痴呆真臍下沸茶客聞此語忿恚去娼婆諭之道令時
之藝妓以賣色脩飾衣帶彼人虽陋口持也如娘所為

二篇

夢曰不
屈于半
坳野郎
其膽可
變而無
屈于拙
能優銳
角抵者
輩否敢
尚

廷曰
善智識
何甚秋
波沾袂
叢哉

滅曰
口活足
捕田々
珍聞之
缺呵々

廷曰
到月
不覺
案地

廷曰
所為自
懼何等
詐譎何
等奇鬼

羨曰
前地獄
蘭羅王
許其取

善光寺雜言 二篇

不通杭州風氣請少留意妓聞之頗怒道妾是藝妓非
娼我出吾稅以鬻是藝何關他人姑寓此地者凌事如
未預欲種仙緣也豈為芋堀野郎纏頭為這玷行乎遂
收三絃他去

春闌稻種未下秋深收穫未終彼岸前後天善光寺賽
客最為多如未利四十六坊奇獲頗居多子坊俄富僧
侶乍傲故近傍之藝妓衆此機將擒茲葛頗呈媚誘引
焉一日壯僧悄悄上楷妓領其意相對而語相依而酌
妓從容自理索絃上二下三以爪當揆低々鏗々水調
風音歌曰要撰好婿須取回頭不費資金自蓄財笑一

曲闌九手抱絃右手勸盃曰妾實愛僧侶頭回心亦回
星眼流波僧恍惚百八塵像頓癡心乍大氣俄豪擲袈
袈脫法衣酣舌喋々又不憚他已而暮靄抹樓々丁點
燈回頂移窓曩在耳房卜閑趣者回頭行窩狐貍鼠顧
者又回頭東影西影皆回真是田每月之光景
堂園之歌妓以接如未僅得小暇未賽合掌默念良久
去蓋平素所為詐譎貪婪罪案甚重故欲假如未之妙
智力死後不陷地獄生命中既有
自古遊善光寺作文賦詩者不為甚矣年月久湮滅不
傳豈可不惜乎令錄所得示之藥王院者在堂園西龜

善光寺雜言 二篇

號代價
十口死
後地獄
號罪幾
多金古
語曰地
獄之里
亦論金
之多少
噫黃金
哉

田鴨齋客之其卧遊亭詩曰主人有癖愛卧遊更於人
間無所求嘗云何物是良策百年活計在枕頭非看青
山非看雲卧中自有分外幽高卧一枕無塵事一枕高
卧萬戶侯客来不迎卧相招去時也卧不强曲但言我
卧君亦卧此中古来少匹儔客問卧中有何樂直開白
眼不答酬遂卧酣醉斲作雷醒来更斟白玉麈醉時則
卧醒時醉自知此計無遺籌一卧一遊志願畢一遊一
卧得自由不識此中又何慮堪笑神仙老瀛洲主人有
癖入膏盲自言此疾何年瘳世人不怪難學得能有後
来继者不菜王院之東隣者則光明院也僧豪公愛雅

士荀挾技遊歷者必来寓之故贈主僧有諸家詩文主
僧死散逸今得一二寺門静軒双翠園記曰居士西游
至播州觀所謂尾上高砂寺名松而還京師鄉信適至
中有光明院主喞札云信列丁未地震本院罹災翌戊
申正月照例建松于假堂前其实墜生数芽不幾皆長
令纔十年二株茂一則丈一則七八尺衆以爲奇請贈
一言嗚呼予觀松還聞松事豈不奇歟乃筆双翠字併
書播列作證其奇詩云地入播列松曷多就裏教根別
作家觀自手枕到高砂繁枝争奇各婆娑裝無日行人不
訪松絕賞走虬又騰龍木公生来天賦貴皇朝那受大

夫封高風千載傲霜雪四時不變影葱籠夫不筆之於
 江都而筆之皇京抑亦奇矣二松之奇必應五福之慶
 為上人預祝大窪詩仙有詩曰善光寺裏光明院月白
 風清夏日涼詩不能言畫難寫滿簾松影動生香大沼
 枕山先生賡之曰滿簾松影詩仙作松樵無影久寒落
 春風一夜松双生銜子飛未定黃鶴劫古早秀吁亦奇
 丈許已有凌霄姿如龍護殿似多歲會見稍月懸摩尼
 又有善光寺仲秋之作曰東都北信路悠悠搔首西風
 憶昔遊照得墨陀江上例善光寺裏作中秋誰道僧房
 幽更幽出門咫尺即歌樓粗釵也佐一宵酒不負天涯

減曰粗
 釵一守
 可知今
 日之盛
 華勝昔
 日萬々

菱曰每
 田月三
 字天未
 妙想敬

三五秋又有福田青靄山人之碑建于光明院庭上文
 曰去歲八月余遊信之善光寺為客於光明院會足利
 画師青靄生有西遊之志到此有疾亦寓於宮奇氏相
 距咫尺因得交驩時最之以生之所志庶其能成業也
 既而余歸東都而生竟不起以十月六日終於寓舍時
 才二十六宮奇氏兄弟丹香清可勗力斂之葬諸善光寺
 中追號曰青山烟靄居士此號即東都聞人南禪沙弥
 所嘗用也生艷羨不措口屢言之及死之日沙弥推而
 讓之以代挂釵今茲七月丹香清可與生之客中蒙庇
 陰者光明豪公及巖下翠筠姑峯西川蒲生佐藤半山

善光寺靈驗記

五

笠井對山六人相謀欲樹一碑以圖不朽託南禪沙彌
 寄生之鄉人阿部錦漢所狀行實求余為文余與生契
 不過旬月雖然識之深且審誠莫余如焉余乃撮狀曰
 生名篤字竹馬稱傳太郎青靄其福田氏以兵衛某之
 長子也生襟度蕭散外和内於州角好画得於法白川
 秦隆古生於技精敏最長花卉隆古嘆賞其才且以生
 之貌肖其師靄厓高翁將高氏之嗣遷延未果生既逝
 矣嗚呼精敏如生者而少假年則西游之志可遂高翁
 之業可繼衝塘前輩藍之謝青亦未可知甚可惜哉銘
 曰二豎奪志半途無祿粉繪長夜緇素同哭勿說脩短

勿論禍福良工苦心乾坤數幅天恠其才畫裏昌谷

仁王

仁王門淨域結界之咽喉也弘化丁未震災後經十六
 年新築甍凌雲尾光與金紋映恰如東京淺草觀音雷
 神門之狀仁王立于兩側曰之阿呼一切諸法無不出
 阿呼二字東立者開口大唱落霹靂左手持杵右手開
 掌西立者閉口白眼左手拳右手掌露祖其身全体朱
 殷肥大長幹鍊脚猛然佇立如耒之分身密跡金剛之
 力量又可知也長一丈六尺佛工法橋春朝之作也文
 久四年八月十五日開眼云如斯大仁王雖京師古刹

菱曰筆
 鉞亦落
 霹靂

延曰花
街風
雖願損
久而不
知仁王
交接之
災何々

菱曰調
得大仁
王為小
兒

祇曰
亦起而
支

菱曰頗
羊鼻公
屢被震
災安知
非大仁
王交接
之餘勢
哉

延曰丈
字如借
麻姑之
手撥弄
真老手

菱曰有
暗燒豆
罵英雄
者有以
若豆眼

善哉寺鐘聲記 二篇

稀所見故參詣之人仰看驚怖云田舍人始未亂視甲
言乙大我仁王孰為妻孰為夫乎想夫婦交接肥腎抽
送阿呼狎昵声時鳴動地屏撓欲折八分板三寸轉木
不可支乙曰果知弘化年間之地震

驟雨沛然如萬瀑布群參乍散滑誓師默而逸變者起
而走老翁唱南羊阿彌陀佛倩節急行阿娘剥裳露那
慶亦不厭將使仙人墮落恰見童子放学之時間共賽
客嘯集避雨于仁王門之下待霽之際嘩々雜々口啣
紙向仁王一氣吹着其體落花斜飛々雪橫撲有中
外以欲得紙所貼之體力故全身紙痕作斑文放遊雜

嘈之中鳩尿涎一童子頂上群童哄笑又涎所笑一童
子之口童怒曰叱敗尿鳩々々真箇尿鳩

賣豆

三門下一婆倚床設前于四脚之榻我箇揀子盛豆婆
曰豆一盛價二厘可餽鳩々々如未機之所愛而餽養之
應受功德請買請拋寒客買之拋之鳩乍群聚啄々乍
尽一盒二盒盆々拋去如撒籬鬼豆羽毛各色有白有
黑有彩有斑有間色谷々躍々賽客環看高躍者觸裳
阿娘急叫避低舞者穿袖黠童竊欲捕悠悠馴人而亦
不驚乍看數升之豆賣了矣為鳩養全戸故呼鳩曰南

善哉寺鐘聲記 二篇

七

孔議天下之事者有賣豆治一家之產者噫豈亦盛哉

城口善光寺中賣豆者何帝一知余味如何可謂遺德也

菱曰思這老婆漢字者而似吾輩不信如未示此漢文以導之也亦方便力哉不然貧婆說得那個漢文作者以為如何

幸鳩項有傳染病牛馬鷄犬頓死鳩亦罹其病俄死者
兩三羽有人云皆傳染而斃婆大愁失我活路愛敬鳩
猶過善光寺如未有如未而後有鳩所謂忘其本思末
者也不獨賣豆澆季世情皆然噫

賣繪圖

小店有賣繪圖者棚帷漆出于山御繪圖之五字以
為標望指紅指紫乍出一朵雲錦又張又懸賣者舞
呼人道請未請買境內繪圖一葉而詳細善光寺緣起
一枚而明敷又出一枚道如斯錦繪姑煩競舌請聞
這本國小縣郡有一婆婪慾而不信佛一日曝白布于

軒下忽地有走牛角之婆錯愕追之不及喘々達善光
寺時已黃昏牛逸于堂內牛涎垂作文字鬚髯認之有
脫婪心入菩提之文婆熟視之起信心為尼是世謂被
牛牽詣善光寺也說了又出一枚此是越後國住吉村
藤吉為人順與物無忤鄉黨無不感偶罹病遂為變
自悲不可起詣善光寺結草屋于其傍殆一年祈誓一
七日通夜還願了將歸國其夜病頓愈起能步藤吉喜
極而泣下說了而又出一枚曰尚這肥前長崎人中村
吉藏者護妻子賽善光寺妻偶罹病死于大坂哀哭不
置葬之其土欲吊其菩提于善光寺抱遺孤而行經信

善光寺緣起

賦曰夢
解漢文
可怪
無墨曰
如未示
若婆之
字所謂
伊呂波
者敬謝
其罪

夢曰個
々說如
未功能
未恰若
說岸田
精鑄水
守田室
丹傳
又曰文
勢從普
門呂第
二十五
脱胎來

南直_レ到_レ信北丹波島會_ニ途_ニ于_レ亡妻採_テ子_ヲ乳_ス之_ニ吉藏為_シ奇
異_ノ之_レ想_ハ且_ツ泣_キ且_ツ喜_フ共_ニ賽_シ善光寺_ニ戒壇回_リ了_シ拜_シ諸堂_ヲ行_キ至_ル
三門_ノ下_ニ授_ク小兒_ヲ夫婿_ニ再_リ至_リ本堂_ニ向_テ香炉_ニ其形_ヲ忽_チ與_ニ香煙_ニ
同_ク消_テ不_レ知_ラ所_ニ在_ラ吉藏感_シ佛之靈德_ニ畫_キ其因_ヲ記_シ其事_ヲ跡_ヲ額_ニ
之_ヲ是_レ等_ノ之_レ顛_ニ未_レ一_枚僅_カ二_厘苟_モ為_ス忝_ニ詣_テ者_ヲ買_テ却_メ可_レ知_ル善
光寺之靈驗_ノ如何_ヲ也

諺曰牛_ニ被_レ導_テ詣_ル善光寺_ニ靜軒居士牛石亭記_ニ曰_ク偉也哉
一_気所_ニ化_{スル}萬物_出機_ヲ入_ル機_ニ為_レ人_ト為_レ星_ト為_レ牛_ト馬_ト為_レ神_ト仙_ト是
陰陽_ノ點_ニ化_ス之_レ常_ニ矣_疑矣_且以_テ身_ヲ直_ニ寢_シ以_テ物_ヲ忽_チ化_ス是_レ亦_レ仙
仙通_ル力_ノ之_レ常_ニ不_レ可_レ証_ス也_信列_レ善光寺_ノ街_ノ上_ニ原氏_ノ庭

今主人
号橋茶
庭

中之石_石而牛_也不_レ動_カ已_ニ令_テ予_ヲ記_セ之_ヲ聞_ク往_レ時_ニ有_リ一_婆
住_ニ本_ノ列_ノ小_ノ縣_ノ郡_ノ親_ノ尊_ノ寺_ノ側_ニ其_ノ性_ニ極_テ頑_ニ慳_ニ吝_ニ貪_ニ欲_ニ不_レ信_セ神
仙_ヲ距_ニ善光寺_ノ純_ニ十_ノ教_ノ里_ニ不_レ曾_テ未_テ賽_セ如_未或_勸之_ヲ罵_テ曰_ク我
不_レ願_ハ後_ニ世_ヲ何_ヲ依_テ仙_ニ之_レ為_シ一_日臨_ニ溪_ニ浣_テ布_ヲ忽_チ見_ル牛_ヲ至_ル倒_ニ角_ヲ
掠_テ布_ヲ婆_{錯愕}追_テ之_ヲ牛_到善光寺_ニ而滅_ス天_既晚_ニ婆_不得_レ已_ヲ
入_ニ仙堂_ニ過_テ夜_ヲ宿_テ歌_中忽_チ發_テ起_ス善_心慚_愧大_悔頂_禮而_去
歸_則所_ニ失_テ之_布在_ニ釋_尊寺_ノ本_ノ尊_ノ觀_ニ世_ノ音_ノ手_中盖_ニ仙_ノ之_レ通_ル
力_ニ使_テ之_ヲ回_サ其_ノ頑_也事_存口_碑世_之所_ニ知_ル而_牛之_レ踪_跡不_レ
詳_ナ不_レ亦_レ憾_乎上_ニ原氏_之石_奕世_傳之_ヲ其_ノ狀_錯牛_ト人_唯異_ト
之_ヲ而_不省_セ其_ノ家_示只_レ珍_之已_ニ予_ヲ乃_斷曰_ク是_レ必_ニ當_ニ日_ノ所_ニ化_ス

善光寺校書記

二篇

九

奚疑焉顧夫善光寺街人家不下万户牛何擇上原氏而止豈無所由與可知先世冥福仙緣仙緣並得之而後世安樂今世壽考是不待言也某詰曰仙緣或然仙則何緣予曰聞老子者仙也騎牛滅迹豈無緣乎某曰諧於是乎記

賣花

三門二層樓下左右有賣花者一張蒲席一架盤百花爛熳草木扶疎綠紅相雜各々鬪奇竟異高士梅大夫松隱逸菊仙妃桂花美人海棠画眉柳君子蓮富貴牡丹傲霜楓幽媚水仙凌寒南天燭佳人蘭花其他紅白

菱曰安知寒中買梅花者非無墨先生
廷曰姑得有價

綠黃交錯四時莫日不開花綠葉錦繡織於席綾羅飄目清香四達村翁大聲賣春鸞秋曰請買々々採可供如未那一束者價四厘此一結者價三厘須任官擇賽客止趾買了焉每朝所運花積為丘乍看賣了麗花香潔蕭疎紅飛綠散聞翁者橫沢町人而全戶十口將賣花之資糊口云一月某日一貴客整肅將買花手操一朶問價翁曰是這寒中之梅花霜後水仙早畜花窖朝祝暮撫太恩者也故價高乞與十錢客曰寒中奇觀何論價買之去野夫又未將買驚價不廉拋花去翁曰叱無錢衆生難度

善光寺後山日記 二篇

一童子竹籃盛花肩之自西來呼曰花耶花耶又一童子自東來曰花耶花耶紅白縱步黃紫橫行蝶追香蜂認影每朝花童五六輩賣過余始未生疑團問里人土質適花如斯賣未耶將土人風流愛花多欺虽都門未曾聞也土人曰否当地仙地而皆安內仙堂如未之真影其信仰不尋常故不斷以花供仙也無墨感慨有詩曰東阡南陌賣花頻請見仙都無盡春色即是空誰相感番々紅紫上擔新

賣蕃椒 賣古書画

岳楊下有高札高札下有一叟結假棚大傘蓋空置一

架售七色蕃椒袋面記善光寺御高札前八幡屋磯五郎之十三字大袋小袋堆積左右有筐分為七區各分其味以小匙盛之七味加減任客好叟曰請來請買此是名物七色蕃椒也一嘗七味排雨濕拂暑邪快爽精神勸朝飯助晚酌一袋自金五厘至一錢喋々與声辛說功能其名播四方客續々來買了看朝積為丘者夕散不剩一袋年々除雨雪之外無欠席未賣翁渡辛世賣辛物家為之富云所謂苦生樂之基欺蕃椒之声喧傳世人無不知二客來買甲道七味雖好只厭辛乙笑道兄言與所謂柚子虽甘厭香之話一般甲道聞去々年

城日喫 辛人間 與余執 多舌

每犯罪人於蕃椒店前加答罪者人如堵真可厭辛坊也

夢曰如是疾持者願逆旅主人以詩家為上等文

方今旅客大概買了上戶向盤點酒點下物連飲十二
碗辛味猶在舌下戶向膳點汁餐飯十二碗辛味漸消
酒食過多量高主呆然アキレキリ同盟議曰七色唐辛之末也
厨算多損耗宜釀百圓金使他止專售甲不忍坐視損失
也議災而計レ更ニ不肯故拳而憎之乙蓋惡蕃椒而及レ更
者憎坊主及袈裟一敝

賦曰下語不省

賣蕃椒之背肆跌坐者書畫骨董師也展一間假棚干
書籍數冊画幅教幀一個老漢窮衣露胸腹人呼ニ小布

賦曰彩華自由何等饒舌

袋靖蜓立ニ光頭鼻毛刺唇似痴漢ニ非痴漢ニ巧ニ說書画妙
品文聖書野史牽冊欠帙赤本赤褪青表紙青变而買
者不閱亦買去墨蹟有軸有不軸買者不知真偽賣者
亦不知一休師言讀者不知况於書者乎蓋其遺法耶
無墨之筆蹟亦會落老翁之手觀々揭在或曰真贗虽
不辨有無墨名曠日曬風飄々終年不賣是何等罪障
也余曰半生親筆硯好毀人頃又有繁昌記著諸筆又
毀人其因果忽報來及我墨蹟於如來門前蒙レ譴レ罰レ青
天白日晒於耻十字街頭固其所也

夢曰豈止無墨先生而已哉吾曹每々見此因

書肆

堂園西側有一書肆曰松葉軒西沢某下幌書和漢洋
 書物所六字間口六間與行二間半四壁書架一縱一
 橫記書名舟番号書棚滿及外判頭丁稚五六輩卷裏
 僅客膝耳店外人蟬集率童兒之群問折本及筆墨者
 書家先生也冠者七八人閱教授本者小学先生伴門
 弟也買船來新本者洋學生誇洋学也看和書與短箋
 和学太入也為瑩容之和尚率小僧來了竹風之医者
 伴青衿立伴頭認橫文丁稚諸表題應他需迅速辨之
 一書生叩書目百端伴頭曰有々曰何曰何相答如影
 響試使出書冊大概見之蓋店窄無置全部之象每表

如何抱負

題積一冊預供他需客購則出取全部于本宅書庫一
 書生嘆曰見店產五大洲中之書物所謂唾壺出現大
 蛇者歎
 客來道有善光寺繁昌記者否曰已有三篇客採之流
 視曰無墨居士如何人曰煙霞三味賦詩寫畫悠悠自
 適者也曰繁昌記評判如何曰我以多賣為贏餘每本
 羽化不少停也坐有一老先生曰其行文全嘗他稗史
 之糟粕紙秃筆絞杼腹費此無用之辨然踐繁昌地而
 無繁昌記猶流行葉而無能書是作者之微衷也可謂
 狃此繁昌亦足以示後世矣無用却是有用文雖拙事

楚曰秦
始皇未
楚者鄭
都官不
愛徒打
為一團

越曰愈
出愈奇

雖小亦使善光寺之蟹昌轟鳴于天下矣客唯々贖教
本而去

書生二人買數卷書冊包袱之出一生曰雅新以降廢
仙之拳他方最多緇流墮地然而善光寺依然猶盛而
衆坊或貯妻妾飽酒肉吾輩究孔子之學問一詳邪蕪之
經文才學已如此而不有一妾一肉娛其心者抑是何
因緣哉今所携包袱宜每逢僧相替持之俗云坊主
持過一町逢僧右於逢僧左於又僧持替為忙二生嘆
曰仙都哉

松葉軒之扁額佐藤一齋翁之所書而其記文靜軒翁

之所記也記曰漢土之松與皇國所生蓋少異之以故
漢人別稱曰日本松且風俗之殊此方甚賞古松而彼則
似不甚然矣皇國中播州宜松所謂高砂尾上等古松
最多佗唐崎等所在之松人皆爭往觀蓋出於願長生
之意也予嘗謂松之賞最在於葉根雖蟠枝踈則不足
觀也枝虽多葉以則不足賞也葉繁而陰清々々而碧
香濤声於焉乎起重蓋於焉乎張可以受月可以棲鶴
可以撫可以倚且使之不後衆寺之凋虽松木蟠屈枝
幹斜曲孰仰其勁節且譬之乎人葉猶毛髮使西施為
尼夫差豈惑溺使張氏為僧則夫何必愛大哉髮葉世

人徒賞松之長生而不省葉可最貴因書為松葉軒記

大勸進林泉

博覽會
聖煙供養

門聳橋跨左右有清池游魚活潑浮龜游泳北白蓮出
水南紅藕抽泥香遠益清左顧右盼最可納涼無墨有
詩曰門聳錦官城橋架香積里滿目總是花看蓮不看
水門內有園茂林脩竹雜植花木有丘有坡奇巖位置
參差而池水漫漫溢藍春之明媚秋之慘愴行雲斷靄
朝昏變幻莫不領畧有一草堂顏曰枕流亭一路蛇行
右折而得書院揭無塵居之字于楹間款曰嘉慶辛未
孟春為信州善光寺大和尚法鑒榕城周學健書

武曰死
然金人
口吻

菱曰如
見神原
子笑博
覽會

庭園有花壇皆植牡丹有赤有緋有桃色有鵝色有紫
有黑有白有斑有紋有覆輪濃淡雜出古木六七尺新
株三尺能保花者向二百葦花時油幌掩天青簾遮後
錦繡含朝暎綾羅媚晚暉使人目迷心懾友人吐子俳
句云除落花外第無塵僅々十七字宛然此園之幽致
錄以代題咏無墨有詩曰花下來欲折白迷幾團々暮
雨看不見國香撲人寒惟此誦經夕猩紅透青紗他
山晚鐘歇夕陽猶在花
去歲花時興博覽會於此無塵居看客蠟集焉甲與乙
話去歲博覽會實見天下珍物乙曰以何為珍物耶甲

廷曰老
農語人
曰僕若
國有奇
怪茄枝
產南
其人簡
曰其何
為奇怪
哉懷隣
家五向
屋為瓦
矣氏與
實國訓
相通

道三國傳來狐之尾珠、八犬四面狸之畢丸、唾壺出現
之蛟龍水虎之屍玉、雷神太鞞、赤鬼首級、幽靈乾物、其
他天下奇觀皆叢焉。乙道胡亂休說、甲笑曰：豈謂常談
無出馭哉。
方今文運之盛、風流狹、技者而不作書畫會、世不言之。
先生故大會小集、比々有焉、或為名、或為利、而人々耳
漸慣、日漸熟、那處蘭亭之會、那邊西園之集、亦不讚美
也。今茲十二月十六日、於本地大勸進無壘居、有作雲
煙供養者、以非尋常書畫會多、取評判、其會主者為誰、
淺井小白山人是也。山人者西京人、少壯有画聲、往年

妻子罹不測難而死、會山人不在家、遺憾不置、追悼曷
堪乎。本年為其三回忌辰、今也幸過此、仙都因施設此
供養之事、其拳將自画一千葉、施行之一千人也。先會
數日、樹一大牌于街頭、大書曰：雲煙供養小白山人所
修。本日揮毫供未客、請四方君子來臨、人々停立仰而
讀之、恰如揭示場、於是乎莫人弗知。山人游趾本地者、
掘指、埃期、本日山人早起上、畫壇南廂之下、置一脚、淨
几、掛紅氈、安筆、研、凭椅子、揮毫、門人數位在傍、磨墨、押
印、且取番蹄牌、與乞書畫者以防一人而獲二葉画也。
已而四方未乞者、摩肩累踵、出牌與紙、番々如雨、門生

菱曰千
紙一揮
豈止腕
力而已
哉併見
勝力

立欄于之下右接左應取而呼番号山人一揮只見紙
上龍走筆下鳳翥或疑腕中有鬼神以為此出沒變化
也觀者如堵至薄暮揮了一千葉其速成亦可驚虽多
年習業使然者非信仰如來之厚不能為此千人供粮
詢藝園之盛事粧仙都之繁昌者也

村漢得一一抹画比炭整乱軍見寸素書評渡角茶行列
恰如群音評古圖甲生展畫曰典我且那寺和尚頷頰
如何乙生日不知然則優村学教師歎曰不知居村之
戸長能解繪事詢之而判乍卷紙而去矣
本日有投觀金者則幹人與之膳牌使某人就食互為

菱曰余
贈一獨
日願以
此功德
多獲潤
華錢與
那活如
兼再結
好因緣

賓主何遑献酬適意且酌且食客去客未數十枚膳牌
漸盡時酒流殺崩墨場可燭山人亦收筆研末醉客喋
々賀本日之盛事猶貪殘酌不敢退幹人議曰晝不ト
夜請辭末客醉人不得止而起而醉場無一殺風景之
事誠如來之靈響也且本日得那快晴和氣如春而末
客之多如來之功德也至其壽金之多素不得不謂是
如來之妙智力也衆放声曰南無雲煙供養好施餓鬼
山人曰拜

城山

善光寺東有一勝壇曰城山天文年間本國葛尾城主

村上氏臣下橫山信濃守城而居焉其山頂有二壇眺
 望共佳構茶亭設浴室花木雜植游客未往不斷扁曰
 四宜樓仁科索元有記曰大凡四時之風物山水之佳
 觀備諸一處者蓋歎矣獨於斯樓也偃蹇營表而無比
 鄰飛檐郭如空翠挾振百花拂砌春秋納其芳夏則涼
 冬則溫面臨二水堪洗滌心背安梵王以擁三宝朝可
 披法雲迎慧日夕可出色相送真月衆衲為之散群禎
 為之聚實維仙都之鎮也地則爽塏而四垂坦々遠之
 連山環匝林壑杳窳其間則田園萬井村落蕃敷魁然
 眼底望不可極况復若風色時華物象忽換非可勝說

也然而要之春宜彩霞夏宜新綠秋宜紅葉冬宜晴雪
 此則所以名樓也若夫藝苑之士登於斯也或淬筆鋒
 於墨池或樹赤幟於詞壇蓋弘斯文也優游之客會於
 斯也或拳瑛觴以歌月或舞嬋媛而醉花蓋暢其情也
 雖則志異為別其樂一也是故雅俗日久而無盡動則
 感耒神往榮辱皆護意微先哲之誠誰能憶歸路銘曰
 岷然高樓既高且祁保以佳景援以四時節物一倡萬
 容耒熙幽賞搖情燕興從思寵歸其主永昌朕茲山水
 貢壽梵王頌禱
 有芭蕉翁碑刻日月影也四門四州兮唯一兮此蕉翁

述曰使
不違

登臨而所咏蓋言一望千里之狀也四時異景朝曛改
觀月之清冷花之艷妖雪之鮮麗唯登臨者知之之ヲ魚モ非不
吾拙筆可得而名狀暫且記レ所見以示人耳碧甕抽雲
者善光寺三門也粉壁映日者縣廳望火櫓也尾鱗砵
峙者西方寺浮圖也如波浪漲南者市街之疊屋也烟
筒指天黑相勃々者為石炭會社旌影高翻者師範學
校也招旆低閃者商店之標示也市街尽處秧田渺茫
南北亘三十里其間春紅夏綠秋錦冬白眺望無双之
勝境也西界于筑摩郡有妖捨山之名勝東則諸山連
亘山脉走東北則達越後郡代須坂飯山旧城據地可

述曰如
讀披翁
記

指有二大川發筑廣郡者曰犀川發佐久郡者曰千曲
川二川抱流至中央合為一大川呼二川間曰川中島
甲越而雄之所酣戰而葛尾西条茶臼諸山都而將之
所據守皆坐而可語也實三十里内形勢尽萃寸眸狀
不可謂也天保年間大窪詩仙未游有詩曰五郡一望
三十里闌干高出半山雲秧田碧象平於海村落都如
島嶼分其筆蹟今為大勸進收藏余一日就見和其詩
燕尾川併鴨嘴流水南水北幾村浮請看眺望三十里
知是信中第一樓天保甲申秋詩仙再未焉置酒清談
為主人書曰信中第一樓揭之楣間世傳以為佳話今

善光寺

為境町上原氏之收藏筆刀縱逸瀟灑

冢田虎獅大峯本地之人也以儒被聘尾刈鼎侯名播

四方有過丹波島之詩曰踰越信山千萬重到來漸慰

旅情情川途先渡丹波島雲際遙看黑雄峰流水高山

無逆意穰花嬌鳥不留蹤前程直向鄉園去定額山頭

響翹鐘

古曰自在間子規之里距酒屋三里豆腐屋二里此地

殆類焉却有酒看應不時之需頃創營浴場人々未遑

其水汲山麓可謂一滴千金客到浴則兩三少婢茶色

藤藤一様出應客蓋茶客之謂手滿面白粉巧填痘痕

菱曰茶客二字未妙而

斌曰獅子字下得不荷

斌曰概字燥概淋濟有想耳熱之

廷曰餘詳情人之趣余欲言不其文字無得下

翻亦壁法未

斌曰一結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川柳所謂畜生叱下女獅子鼻白牡丹者也曰尻輕振

晚轉可想嬌舌說諧頗侑聘酒妓蓋欲坐長也一客既

醉而撒妓々家在山下其家近見而路遠幾一回延頸倦

待客氣急或採時器問胸或頻々拍牛促之乍有春風

傳芳信來遙見排禪飄搖不并何人採雙眼鏡視果知

狎妓下彩車末客現馳在彼手不解眼鏡帶下已凸家

猫衝其空掠盤看客猶不省一意顧盼適婢送酒未見

猫大叱客驚見之看枝既尽杯盤浪藉呆然覷不知猫

之所去

遙眺樓

夢曰僕
頃日寓
此亭傍
家頗悉
其意況
惜哉
未幽邃
兩放那
野三子
未殺風
景可惡
無驅逐
行否合
十以問

廷曰余
有句弄
筆花間
字亦香
今咏此
句應避
三舍

賦曰空
天一氣
經天無

善光寺雜記 二篇

下城山左折三四丁有花園揭其門曰遙眺樓其奇觀
其城山一般有一室極華潔扁曰花如海是所謂案駝
師所居也雜木扶疎衆草媚嫵四時無日不有花就中
牡丹蓄數種菊又次之錦繡織兩綾羅飄風盆栽陣於
架上千卉萬草紅愈紅青愈青培養可見三寸石菖菖
石一尺蟠松添葦芝梅花ホッキツクリ簾作海棠環作支那水仙卧
砂新渡水竹抽苔蘭抱太湖石石榴依扶桑木蘭奇竟
異實文人韻士之清賞佳麗香潔使人目娛余有花癖
漫題詩于壁曰訪紫尋紅日々忙身如蛟蝶笑吾狂芳
叢堆裏孤亭夜人就閑眠夢亦香客叱言老漢之名挾

耳久何揮禿筆不唯墨迹拙詩亦生疎不堪觀無墨聞
之又題詩曰有花不刈無名草有句聊題無味詩休笑
人生閑適意唯吾為我與吾宜
一日菅野園手袖一卷來曰聞頃有繁昌記編成之拳
此記也龜田鵬齊遊此地為須田氏所製之供吟樓記
也宜揀篇中光其鄉余就讀之則述山水奇觀之狀爽
氣逼人一日登遙眺樓俯仰之間想像其勝虽未叩須
田氏其樓之眺望可推而知也因特揭其記曰信州芋
井鄉有一大伽藍焉曰善光寺山門外市廛鱗次民屋
櫛比凡一萬餘家亦信中之都會也西北有高山峻

善光寺雜記 二篇 二十一

善光寺集卷之二
嶺而環之東南則平原沃田豁開分數夏秋之交綠秧
分界淺深映發一望難窮也田原之東南有二大江繞
之一曰犀川其源出於歧蘓之山一曰千曲其源出於
甲信之間至此而相會北流入于越海而河之間沙磧
數里踰曰河中島即往昔甲越兩侯決戰之地也兩河
之南皆山也群峰衆嶽圍繞如屏有突兀者有崔嵬者
有逶迤者有盤屈如虬龍者有蹲踞如虎豹者聳天蟠
地聯屬乎數百里之間其上有噴煙吐火者迺上毛淺
間岳也又有雲鬟露輝翠黛呈媚者皆北越之山也望
之則碧翠層疊映日而為濃淡之色雲煙蒸鬱含雨而

為散漫之狀秋月映二江則皓々為白玉世界冬雪被
衆山則皚々為白銀層堆四時之間渾厚縹緲瀟灑飄
逸清霏古澹之變皆足以醒双眸矣鄉有一醫士須田
子稷者幼好典籍又善近體之詩己己之秋余遊信中
邂逅友人梅外島生々々江戸之詩人也乃謂余曰吾
來于此與子稷游子稷善詩吾閱其窓課詩體頗具矣
巍々者如高山峻嶺之聳天洋々者如大江長流之無
極快濶廣遠者如高原沃田之不可窮望豪壯高邁者
如兩雄期雌雄於一瞬也余聞其言大恠之一日與島
生登子稷氏之書樓而觀之則四檻之外俯仰之間彼

巍々洋々及快濶廣遠豪壯高邁者皆聚而在於此樓
焉於此是始知子稷詩料之所貯又知島生之言不誣也
嗚呼在此樓而善養之則渾厚縹緲瀟灑飄逸清肅古
澹之狀亦可盡得之矣又何足惟乎子稷請命其樓并
記之余乃命以供吟二字蓋取諸黃旂山將軍愛山不
出戶借此翠色供吟眸云

演劇

都門之演技亦遣于田舎故田舎劇場之設也有依例
者有臨時者鬧戲多於社境寺域善光寺域尤廣人民
輻湊故每歲數回為演技也舞臺看棚舖席張幕草率

誠曰余
聞身代
限之未
久矣未
見其技
今其竟
著不覺
發癖勃

鳩エ劇場假成凡郷優本無專門者農商餘技所謂甲
舎役者宮芝居耳郷村子弟請那彼者未受訓誨倣
演搬謂之振附使人會得其姿態情趣也甲草不除換
由良之介厩馬饑扮佳兒又不脩本業也今哉非復昔
日官禁非本業者不令售其業頃築造新場于堂園屋
宇壯闊臺棚勾欄擬東京猿蓑坊明治六年遠延都下
名優任開場之事再未酒肆餐舖與郷人謀先釀金若
于稷官蒙准發起以為街賣之因矣
戊辰之乱幕府顛旗下蹶士女尽離散頗苦過活沉身
于梨園戲且以為業者曰之娘様芝居曰濱路曰龜沼

廷曰余
丁丑之
春寺甲
府主人
語余曰
娘採芝
居有嬌
義一僕
耽之傾
家產今
誠之真
符合非
虛語也

菱白早
炊夜粧
四字筆
端有花

曰何曰何以演劇遊歷于諸國曾至甲府開場濱路青
春頗有姿色流名優之聲于四方一商眷戀擲賤買技
花顏一日之春必不可虛過苗連數旬投財家產頓傾
遂為身代限人呼此女曰身代限客歲來于善光寺開
場大行今春三月開一新曲名曰善光一代記此地而
有此奇技可謂妙案聲譽喧傳田舍人早炊已往町家
女兒夜粧急走麩至陸續兩側之棚欄撓將頰折臺面
前看棚人頭鱗次亦足以觀其繁昌矣
臺上紅幕繡出善光一代記五字鼓鳴絃次柝響幕開
正面有大池波穩水清堤畔芦葦參差是難波堀江之

菱白自
演戲上
說出本
地山威
德大見

真景也有一箇旅客一刀一笠孤征者即為本田善光
也頃扈從前司交番上京探都下名勝行詣浪華天王
寺歸途過堀江日既湮而四顧寂寥波面忽放光善光
驚而欲走背後有聲善光勿畏回顧則波間光線衝天
乍認金仙于水煙中金仙放声曰我一光三尊彌陀如
來也其汝有機緣待久時漸至汝奉我應歸本國宜濟
度眾生善光感激不置十合頂禮宿緣乍悟信仰頓起
恭奉如來真影就歸路舞臺乍一轉景况全變
樹陰一道斜通有標榜書信濃國伊那郡麻績里宇沼
村十二字傍有一草廬四壁荒涼貧婦守之鬢髮不梳

如拈据家事者則是本田善光之細君彌生姫也善光
上都未歸守相如年長子善佐年十三能事母有孝偶
罹奇病且夕將死藥餌無功村醫拋匙婦人哭之也按
彼想是心緒如裂或出戶外望夫歸成就病牀而悲兒
病時有門前燈然來者乃善光負如來而歸也妻倒履
迎之大喜善光詳告如來事蹟計孰可奉安妻曰可崇
々々我家無長物淨只步白耳捧而安置之善光怪而
問曰卿顏瘦眼腫是果何狀我婦妻泣曰兒有病旬日
且死而其脉已絕其體猶溫是何等之症乎善光大驚
惶惶向如來訴冤曰聞如來大悲大慈而授無量無邊

菱日流
到碧尾
我亦泣
下非感
如來感
德也感
文章之
妙也

果報恭奉我家然見此災厄伏請見愛忽見如來放光
朗照善佐之病得善佐遂藉告其父母曰依我過去業
因墮落大焦熱地獄々鬼將鑊棒呵責逢途于如來放
大悲之光明鬼眩而不得進如來徐曰汝可甦汝可扶
矣或疑假寐一夢歟將現在之仏息乎親子相悅相視
泣合掌曰南無阿彌陀仏者客為淳下打鼓馨々幕乃
下

夜劇

里人各有產業不暇白昼觀劇故多以夜開之看客頗
麁集劇丁開場之前日持太鼓揚柁連擊而過市街巧

廷曰單
類皆後
不謂化
先生之
弟子却
深也

唱其所演劇名為何使人心勃發近地藝妓酒間賺他
客勸看劇客亦樂之故演劇之起也妓棲屬靜寂樓主
又斂之雖然人情所赴不得奪任客意所欲腕車載妓
輾々馳續々未茶店揭紅燈書店名以爲標望曰成野
曰大和曰音羽曰滝野曰松風曰花堂曰小金曰土屋
曰何曰何曰之引手茶屋任客得意憩店丁作誘使坐
看棚紅繩連接客拉妓有傲然墮前誇人者或有于中
羣頰跌坐中央者或有手加額潛後者幕未開之際顧
盼他看棚中甲携桜何窈窕乙拉梅何娉婷丙何丁何
評騭魂蕩指點之際杵響幕乍開

賦曰二
客果是
凡流才
子如我
輩操放
是妓不
記客之
有無也
作者以
爲如何

二客聘二妓在看棚幕未開喃喃說春媚々待酒前幕
後幕共是恣情使人意動燈影暗處一客傍他膝頭一
客握他纖手恍惚如夢軟々與海鼠一般遂不知更深
乍驚放場起共歸就妓家而茶母問曰演技何幕乎甲
曰不知又問俳優誰最妙乎乙曰不知相見大笑傳
所謂視而不見聽不聞者真此等之人也

地震

弘化四年三月廿四日善光寺厄于震火爲一大患事
此月有開帳拳市坊熱鬧滿街所揭燈光漲空賽群衆
捲潮同夜亥剋地大震其響霹靂相觸一霎時寺院街

延曰揚
州無何
有用典
實切

市_ツ尽_ク壞_ス壓_ス死_ス三_ニ千_ノ人_ノ余_ハ火_ハ四_ニ起_ル紅_ク焰_ク漲_リ天_ハ黑_ク烟_ク迷_リ地_ハ堂_ノ
々_々佛_ハ都_ハ乍_チ起_ス大_ニ焦_ク熱_ク地_ハ獄_ノ之_ノ狀_ハ屋_ハ潰_ル声_ハ火_ハ爆_ス声_ハ風_ハ吼_ル声_ハ
叫_フ苦_ク声_ハ求_ル救_フ声_ハ山_ハ壑_ハ為_レ之_レ裂_ク適_ク有_レ脱_ス死_ラ者_ハ狼_ハ狽_ハ遽_ク劇_ク孝_ノ
子_ハ不_ス遑_ラ助_ル老_ニ父_ヲ慈_ニ母_ヲ不_ス遑_ラ負_フ幼_ニ兒_ヲ呼_ビ兄_ヲ喚_フ弟_ヲ人_ハ相_ハ蹂_ク踐_ス
物_ハ相_ハ搶_ク突_ス獨_ク如_レ未_レ本_ノ堂_ハ全_ク免_ル蓋_シ此_ノ夜_ハ卷_ク龍_ノ之_ノ人_ハ蟬_ハ集_ク脱_ス
震_ラ災_者憑_ル如_レ未_レ功_ノ德_ニ云_ハ大_ニ勸_ク進_ク半_ク壞_ク大_ニ本_ノ願_ク諸_ノ堂_及未_レ
刹_ハ四_ニ十_ノ六_ノ坊_ノ其_ノ他_ノ市_中三_ニ十_ノ九_ノ街_ノ屋_宇乍_チ灰_ス七_ノ宝_ノ壯_ク巖_ノ
乍_チ舟_ハ鳥_ハ有_レ揚_州繁_ク華_ハ變_テ為_レ無_レ何_レ有_レ之_ノ鄉_ト皆_チ走_リ山_ノ野_ハ露_ク宿_ス
倒_レ板_ハ屏_ハ地_ハ張_レ席_ハ掩_フ天_ノ雨_ハ散_テ水_ハ漏_リ風_ハ觸_レ屋_ハ倒_レ者_ハ數_ハ回_ハ况_ヤ十_ノ
日_ノ之_ノ間_ハ餘_ハ震_ハ猶_ハ不_ス止_マ俯_レ仰_ハ無_ク置_ク身_ハ地_ハ仰_キ給_キ米_ヲ受_ク賑_ハ恤_ハ僅_ク
全_ク忙_ク命_者亦_ハ不_ス少_カ與_レ載_リ餓_ク鬼_ノ之_ノ火_ハ車_ハ迷_ク焦_ク熱_ク之_ノ街_上一_ノ般_ノ

菱曰悲
涼滿目
嗚咽滿
目不堪
再誌

此_ノ夜_ハ權_ノ堂_ハ進_ク里_ハ雜_ク踏_ク絃_ハ歌_ハ声_ハ裏_ク地_ハ乍_チ震_ク紅_ク裾_ハ壓_ク死_ス幾_ハ百_ノ
人_ハ偶_ク出_ル者_ハ七_ノ轉_ノ八_ノ倒_レ鴛_ハ鴦_ハ眠_テ波_ハ被_レ俄_ニ驚_カ蝴蝶_ハ眠_リ花_ハ與_レ花_ハ
斃_ル三_ニ千_ノ妃_ノ嬪_ハ叫_ク阿_ノ房_ノ官_ノ裏_ハ火_ハ數_ハ百_ノ妾_ハ媵_ハ放_ク王_ノ氏_ノ閣_外内_ハ吶_ク
喊_ク翻_シ海_ヲ叫_ク苦_ク驚_ク天_ノ人_ハ喘_キ喉_ハ吐_キ火_ハ馬_ハ因_テ吻_ク噴_ク烟_ハ所_謂一_ノ炬_ノ
焦_ク土_ハ孰_カ不_ス慨_ク嘆_セ乎_ハ誰_カ不_ス戰_ク慄_セ乎_ハ嘉_ノ永_ノ年_ノ間_ハ靜_ク軒_ノ居_ノ士_ハ賽_ス
善_ク光_ノ寺_ハ聞_キ震_ラ災_ヲ為_レ作_ル地_ハ震_行詩_曰乾_ク坤_ハ究_ク竟_ク一_ノ大_ノ軀_ハ々_々
内_ハ分_ク割_ク立_ツ城_ノ隅_ニ此_ニ有_レ聖_ノ神_ハ彼_レ有_レ仙_ノ神_ハ仙_所在_ル民_ハ為_レ都_ヲ天_ノ
地_ハ有_レ時_ニ災_ハ震_ラ怒_ラ無_ク人_ハ無_ク物_ハ不_ス顛_レ仆_セ洪_ク水_ハ大_ニ旱_ク聖_ハ難_ク免_ル民_ハ
方_ニ苦_ク時_ハ神_ハ亦_ハ苦_ク信_ハ列_ク地_ハ震_ハ弘_ク化_ク年_ノ坤_ノ脉_ハ起_ク伏_ク劫_ハ復_ク連_ク擢_ル

陷^ラ突^ス火^ヲ善^光寺[、]仏^殿依^然恭^山堅^滿堂[、]賽^客仰^キ如^未爭^テ
 抱^テ仏^脚脱^ス大^災火[、]純^ニ熄^ム時[、]水^又至^ル逆^流排^テ山[、]轉^テ于^限、
 旅^客饑^ハ出^テ於^刺史^山主[、]傾^テ庫[、]贍^ル邑^里父^死子^存兄^死弟[、]
 存^ス者^固美^亡者^喜天^降斯^尊竟^何意[、]猶^縁、^テ仏^力半^ハ不^ス死^セ
 仏^若可^ク尤^ム如^シ天[、]何^シ神^仏之^德終^ニ可^シ歌^ラ、^テ大^災後[、]經^テ五^年招^キ
 地^震壓^死之^魂立^テ大^碑於^堂南[、]園^刻曰[、]地^震橫^死之^塚、
 設^テ大^祭饗^幽魂[、]距^ル今[、]蓋^シ三^十一^年也[、]再^未人^屋日^築、^キ月^ニ
 營^加、^キ脩^飾超^レ旧[、]維^新以^未置^キ于^長野^縣焉[、]新^街增^加人[、]
 烟^稠密^八街^四達^商賈^蟬集[、]繁^昌又^加、^ラ繁^昌余^欲記^セ、^シ繁^昌
 昌^記見^テ今[、]繁^昌地^想當^年荒^涼狀^况、^テ遂^ニ記^ス之[、]使^以有^テ世^丙

人^少所^乙警^戒、^{スル}

明治十年十二月御届
同 十一年二月 出版

編輯者

長野縣士族

長尾無墨

南第一大区二小区筑摩郡松本
南深志町五番丁三百番地

長野縣平民

西澤喜太郎

北第三大区三小区水内郡
長野町櫻枝町八百十五番地

出版人

